

當代名作選

(中國文學)

第一

三

輯

煩

悶

天馬書店印行

833.2
B428

目次

煩悶·····	冰心（一）
或人的悲哀·····	廬隱（二〇）
隔絕·····	沅君（四六）
酒後·····	凌淑華（六四）

煩悶

冰心女士

煩

幾聲晨興的鐘，把他從疲乏的濃睡中喚醒。他還在神志朦朧的時候，已似乎深深的覺得抑鬱煩燥。推開枕頭，枕着左臂，閉目思索了一會，又似乎沒有什麼事情，可以使他不痛快。這時廊外同學來往的腳步聲，已經繁雜了，他只得無聊地披衣起來：一邊理着桌上散亂的書，一邊呆呆地想着。

悶

1
盥漱剛完，餐鈴響了，他偏不喫飯去；夾着書，走到課室，站在爐邊。從窗戶裏看同學們紛紛的向着餐室走，他的問題又起了：「到底是喫飯爲活着，還是活着爲喫飯？一生的大事，就是喫飯麼？假如人可以不要喫飯，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，少犯許多的罪惡麼？但是……」他的思想引到無盡處，不禁拿起鉛筆來，在本子上畫來畫去的出神。

不知站了多少時候，忽地覺得有人推門進來。回頭看時，正是同班友可濟和西真，也一塊兒夾着書來了，看見他都問「你怎麼不喫飯去？」他微笑着搖一搖頭。他們見他這般光景，也就不說什麼；在爐旁站了一會，便去坐下，談論起別的事來。

要在別日也許他也和他們一塊兒說去，今天他只不言語，從背後呆呆的看着他們。他想：「西真這孩子很聰明，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——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，只

多些煩惱，不如渾化些好。」又想「可濟昨天對我批評了半天西真，說他不體卹人，要一輩子不理他。今天又和他好起來，也許又有什麼求他的事，也未可知。總之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，朋友的愛和仇，也只是以此爲轉移——世間沒有真正的是非，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。」又想，「可濟的哥哥前幾天寫信來叫我做些稿子，還沒有工夫覆他，他哥哥……」這時同學愈來愈多，他的思潮被打斷，便拿起書來，自去坐下。

他很喜歡哲學，但今日却無心聽講，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殘雪，偶然聽得一兩句，「唯

物派說心卽是物——世界上的一切現象，只是無目的底力與物的相遇。」這似乎和他這些日子所認可的相同，便收回心來，抬頭看着壁上的花紋，一面聽着。一會兒教授講完了，便徵求學生的意見和問題，他只默然無語。他想：「哲學問題沒有人能以完全解答，問了又有什麼結果；只空耗些光陰。」

一點鐘匆匆過去了，他無精打采的隨着衆人出來。

回到屋裏，放下書，走了幾轉，便坐下；無聊的拿出紙筆，要寫信給他姊姊。這是他煩悶時的習慣，不是沉思，就是亂寫。

「親愛的姊姊：

我今天又起了煩悶了，你知道這裡的天氣麼？陰冷，黯淡，更將我的心情，冷淡入無何有之鄉了。

你莫又要笑我，我的思潮是起落無恆。和我交淺的人，總覺得我是活潑的，有說有笑的；我也自覺我是動的，不是靜的，然而我喜玄想，想到上天入地。更不時的起煩悶，不但在寂寞時，在熱鬧場中也是如此。姊姊呵！這是爲什麼呢？是遺傳麼？有我的時候，勇敢的父親，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，高唱那「祈戰死」之歌，在槍林礮雨之下，和敵人奮鬪。年輕的母親，因此長日憂慮。也許爲着這影響，那憂鬱的芽兒，便深深的種在我最初的心情裏了。爲環境麼？有生以來，十二年荒涼落漠的海隅生活，看着渺茫無際的海天，聽着清晨深夜的喇叭，這時正是湯琵琶所說的「兒無所悲也，心自淒動耳」的境象了。像我們那時的——現在也是如此——年紀和家庭，那能起什麼身世之感？然而幼稚的心，那經得幾番淒動，久而久之，便做成習慣了。

可恨那海隅生活，使我獨學無友，只得和書籍親近。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，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，偏偏我又極好他。終日裏對着百問不答神祕的「自然」替古人

感懷憂世。再後雖然離開了環境的逼迫，然而已經是先入爲主，難以救藥了。

我又過了八年城市的學校生活，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，使我快樂迷眩，但漸漸的又退回了。我的同學雖然很多，却沒有一個可與談話的朋友。他們雖然不和我太親密，却也不斥我爲怪誕，因爲我同他們只說的是口裏的話，不說心裏的話。我的朋友的範圍，現在不只在校內了。我在海隅的時候，只知道的是書上的人物，現在我已經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。姊姊呵！罪過的很！我對於這些人物，由欽羨而模仿，由模仿而疑懼，由疑懼而輕藐。總而言之，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會。同時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
不往下再說了，自此而止罷。姊姊呵，前途怎樣辦呢？奮鬥吧？奮鬥就是磨滅真性的別名，結果我和他們一樣。不奮鬥麼？何處是我的歸宿？隨波逐流，聽其自然，到那里是那里，我又不甘這樣飄泊！

因此我常常煩悶憂鬱，我似乎已經窺探了社會之謎。我煩悶的原因，還不止此，往往無端着惱。連我自己也奇怪，只得歸原於遺傳和環境。但無論是遺傳，是環境，已的確做成了我這麼一個深憂沉思的人。

姊姊，我傲岸的性情，至終不能磨滅呵！我能咬着牙慰安人，却不能受人的慰安。人說我具有冷的理性，我也自承認是冷的理性。這時誰是我的慰安，誰配慰安我呢？姊姊呵！我的眼淚，不能在你面前掩蓋，我的歎息，不能在你耳中隱瞞。親愛的姊姊，「善美的安琪兒」——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學們贈你的這個徽號——只有你能慰安我，也只有我配受你的慰安，你雖不能壅塞我眼淚的泉源，你却能遏止這泉流的奔湧。姊姊呵！你雖不和我是一樣的遺傳，卻也和我是一樣的環境，怎麼你就那樣的溫柔，勇決，聰明，喜樂呢？——雖人家也說你冷靜，但相形之下，和我已相差天地了——我思想的歷史中的變遷和傾向，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導力。我已經覺

得是極力的模仿你，但一離開你，我又失了自覺。就如今年夏天，我心靈中覺得時時有喜樂，假期一過，却又走失了。姊姊，善美的姊姊！飄開在覺悟海中——或是墮落海中，也未可知——的弟弟，急待你的援手呵！

年假近了，切望你回來，雖然筆談比面談有時反真切，反澈底，然而冬夜圍爐，也是人生較快樂的事，不過却難為你走那風雪的長途。小弟弟也盼望你回來，上禮拜我回家去的時候，他還囑咐我——他決不能像我，也似乎不很像你，他是更活潑爽暢的孩子。我有時想，他還小呢，十歲的年紀，自然是天真漫爛的。但無論如何，決不至於像我。上帝祝福他！只叫他永遠像你，就是我的禱祝了。

姊姊！風愈緊了，雪花也飄來了。我隨手拿起筆來，竟寫了六張信紙，無端又耗費了你五分鐘看信的工夫，請你饒恕我。親愛的姊姊，再見罷。

你憂悶的弟弟。

匆匆的寫完了，便從頭看了一遍，慢慢的疊起來。自己挪到爐邊坐着，深思了一會，又回來，重新在信後註了幾句：

「姊姊！你看了信，千萬不必過分的爲我難過。我的思潮起落太無恆，也許天明就行無所事了。我不願意以無端的事，不快了我，又不快了你。」

註完便封了口，放在桌上。——其實這信，他姊姊未必能夠看見。他煩悶時就寫信，寫完，自己看幾遍。臨到付郵的時候，說不定一剎那頃，他腦子裏一轉個彎兒，便燒了撕了他。不願意人受他思想的影響，更不願意示弱，使人知道他是這樣的受環境的逼迫。橫豎寫了，他精神上的痛苦，已經發洩，不寄也沒有什麼，只是空耗了無數的光陰和紙筆。

這時場院裏同學歡笑奔走的聲音，又散滿了，已經到了上午下課的時候。他覺得餓了，便出來自己先走到餐室裏。一會兒同學們也來了，一個個凍紅着臉，搓着手，聚在爐邊談話。可濟回頭看見他，便問「這兩點鐘沒課，你做什麼來着？」他說「沒做什麼，只寫了幾封信。」可濟說「正是呢，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，千萬別忘了。」他點一點頭。

飯後走了出來，大地上已經白茫茫的了，空中的雪片兀自飄舞。正走着，西真從後面趕上，說「今天下午四點的委員會，你千萬要到。」他便站住了，說「我正要告訴你呢，今天是禮拜六，昨天我弟弟就寫信叫我早些回去，大概是有點事。今天就請你替我主席罷，我已經告了假了。」西真道：「你又來，那能有這樣湊巧的事。你若不去，他們又該說你了；辦事自然是難的，但你這人也未免太……」他沉下臉來說：「太什麼？」西真咽住了笑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不過我勸你總是到了好。」他低下頭走着，半天不言語，一會兒便冷笑道：「我也看破了。每人都要弄聰明，我何苦白操這一番心？做來做去，總是這麼一回事。什麼

公益什麼服務？我勸大家都不必做這夢了。撒手一去，倒可以釋放無數勞苦的衆生。其實我也不用說別人，我深深的自己承認，我便是罪惡的魁首，魔鬼的頭兒。」西真聽了，也不說什麼。這時已經走到他屋門口，他又說「其實——我倒不是爲這個，我今天真有點事，請你千萬代勞，全權交給你，不必再徵求我的意見。」西真遲疑了一會，說「也好。」他便點一點頭進去了。

煩

到了屋裏，百無聊賴。從凍結的玻璃窗裏，往外看看模糊的雪景，漸漸的困倦上來；和衣倒下，用手絹蓋上臉，彷彿入夢。

悶

不一會兒又醒了，倒在牀上呆想，心中更加煩燥，便起來想回家去。忽然憶起阿輝的信未覆，不如寫了再走，拿起筆來，却先成了一篇短文字：

「青年人的危機：

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進社會，他逐漸的看破『社會之謎』使他平日對於社會的欽慕敬禮，漸漸的雲消霧滅，漸漸的看不起人。

社會上的一切現象，原是只可遠觀的。青年人當初太看得起社會，自己想像的興味，也太濃厚；到了如今，他只有悲觀，只有冷笑。他心煩意亂，似乎要往自殺的道上走。

原來一切都祇是這般如此，說破不值一錢。

他當初以為好的，以為百蹴不能至的，原來也只是如此。——這時他無有了敬禮的標準，無有了希望的目的；只剩他自己獨往獨來，孤寂淒涼的在這虛偽痛苦的世界上翻轉。

他由看不起人，漸漸的沒了他『愛』的本能，漸漸的和人類絕了來往；視一切友誼，若有若無，可有可無。

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我要問作青年人環境的社會！

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詣的傾向自然。——但是宇宙是無窮的，蘊含着無限的神祕，沉靜的對着他。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，對此是絕無探索了解的希望。他只有低徊，只有讚歎，只有那渺渺茫茫無補太空的奇怪情緒。

兩種心理，將青年人懸將起來，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。

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青年要問宇宙，也要問自己？

青年自己何嘗不能爲人生和宇宙，作種種完滿的解答？但理論是一件事，實踐又是一件事。他說得來却做不到，他至終仍是懸着。

這兩方面，又何嘗不可以『不解之解』解決了？但青年人不能升天，不甘入地；

除非有一方面能完完全全的來適應他，

宇宙終古是神祕的；但社會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虛偽和痛苦，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於不着邊際？

極大的危險，已經臨到了，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——」

他一口氣寫完了，看了一遍，放在旁邊。找出可輝的信來，呆呆的看着，半天，很昏亂的拿起筆來又寫：

「可輝兄：

前幾天從令弟處轉到你的信；你『月夜』的詩，也拜讀了，很好。我也是極喜歡月夜的，我經歷過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，那美景恐怕你還沒有遇見過。但我總覺得

月夜不如星夜；月夜的感覺散漫，不如星夜那般深沉。燦爛的繁星，襯着深藍的夜色，那幽深靜遠的太空，真使人微歎，使人深思，使人神遊物外呵！我有時對着無星的月夜，恨不得將心靈的利斧，敲碎月明，幻作萬千星辰，叫他和着風中的密葉繁枝，頌讚這『自然』的神祕。你也曾有這種的幻想麼？

論到文學創作問題，天才以外的人，自然總不如天才的創作那般容易。——這

容易不是多少的問題——因為見得到是一件事，寫得出又是一件事。天才的觀察，也許和別人一般，只是他能描寫得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深刻，便顯得高人一着，不過將創作文學的责任，交付天才，也有一件危險，他的秉賦不同，感覺從他腦中滲過的時候，往往帶着極濃厚的特具的色采；樂便樂到極處，悲也悲到極處。愈寫得動人，愈引導閱者趨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，他所描寫的對象，就未免模糊顛倒了。至此牽連到文學材料問題，我又起怪想了，宇宙中一切的物事，在在都是可描寫的；無論在山

村，在都市，只要有一秒鐘寂靜的工夫，坐下想一想，站住看一看，我們的四圍，就充滿了結構非常精密的文學材料，又何用四處尋求呢？我主張與其由一兩個人——無論是否天才——來描寫，不如由大家同來實地觀察，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。一兩個人的感覺和文字，怎能寫盡這些神祕，沒的玷辱隱沒了這無限的『自然！』

文壇上真寂寞呵！我不信拿這些現時的文學界中人的性格，就足以支撐我們現代的文學界，然而他們的確已這樣的支撐了，真是——我也知止了，懺悔了。然而古往今來，其實也都是如此，古文學家或者遠不如今，不過我們看不見，便只有盲從讚歎。何必多說？世界上原只是滑稽，原只是虛偽。古人欺哄今人，今人又欺哄後人，歷史中也盡是一脈相延的欺哄的文字。

說到這里，我又想起你說我的話。你說我只能影響別人，却不能受人的影響。你太把我看重了！我那里有影響人的力量？至於我受人的影響，是的確不少，你不理會